



非時叢書

第二類 第十種

基督及學生的人生哲學

江文漢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二 類 第 十 種

基 督 徒 學 生 的 人 生 哲 學

著 德 甫 杜
譯 漢 文 江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

民 國 廿 七 年

編輯旨趣

大時代的洪爐，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與思想，放在猛烈的火燄裏，給它一個空前的鍛鍊與磨礱。這一個烈火的洗禮，現在還在進行着，我們還不能預料到它將來所賜予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有無數的事要做，有無限的話要說，有無窮的遠象要憧憬、要實現。看呀，全國覺醒的人們不都在那裏流着血、流着汗，在迎接這偉大時代的到來麼？非常時叢書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和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非常時叢書共分三類，每類十種，共三十種。第一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認識」；第二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基督教運動」；第三類的總題是「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向」。現在將這三類叢書的內容，簡略地加以說明。

在第一類叢書裏，我們希望讀者能從各方面去認識大時代——從歷史的詔示，從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國際的現勢，從宗教的信仰，從實際的經驗。我們希望竭力避免主觀的空論，抽象的意識，處處以事

實爲根據，以經驗爲指導，去取得一個對大時代正確的認識，使我們在正確認識之下，能完成大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第二類叢書是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取的态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集權國家等等問題，以至基督徒本身的修養與訓練，都加以探討與敘述；一方面使我們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應當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同時也因爲使命的艱鉅，使我們感覺有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在各方面深刻化的必要。

第三類叢書是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的。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許多現行思想的態度，其中比較重要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我們覺得基督教許多的新思潮，與我們的大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應當爲我們所注意。我們更希望：這一點小小的介紹工作，可以作爲未來更大的探討的起點。

這一套叢書，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以基督教作出發點，但在取材和態度方面，却都適合於一般讀者的閱覽與參考。假如這些叢書能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發生一種激勵鼓舞的作用，使他們更能爲真理，爲國家，爲民族而獻身，這便是我們對大時代一點小小的貢獻。

編者

譯者序

杜甫德先生 (Dr. W. A. Visser 't Hooft) 是現今世界基督教運動中一個傑出的領袖。從一九三二年起，他擔任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總幹事，對於各國青年的思想，有很深切的認識。他到歐美印度各地演講的時候，極受一般青年的歡迎。他的長處就在能以簡單的話語，闡述高深的理論；並以豐富的情感，引起青年的信心。他的爲人極誠懇，極天真。他雖然是荷蘭國人，可是他的英語、法語、德語，和他本國的語言一樣的流利。最近成立了一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杜先生已被聘爲該會第一任總幹事。

杜先生是一個神學家，他的思想很接近歐洲現在流行的巴特神學 (Barthianism)。所謂巴特神學，就是相信上帝的至尊，人類的惡性；人類唯一得救的

方法，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要了解上帝的旨意，就得靜候上帝的「啓示」；一切屬乎人的理解和推測，都不能幫助我們把握住這宇宙間的實在，惟有接受上帝的「啓示」，才能使我們得着自身以外的能力和價值。杜先生的宗教思想，是拿這個神學作據點的。

這裏關於「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的六篇文章，是杜先生爲美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刊物（“The Intercollegian and Far Horizons”）而作的。我們覺得他的見解很新穎，值得介紹給國內同學。尤其在我們討論「人生觀」的時候，這幾篇文章，更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杜先生對這問題的出發點就是說，人生根本就是一種選擇。相信基督教的人，乃是選擇基督作爲生活的中心。這種帶有宗教性的選擇，當然只能在生活裏作見證，而不能在生活以外尋到解釋的。其實「宗教」兩個字也太空泛，基督徒生活的內容，乃是人和上帝的交往，人

類對於宇宙間真理和正義的體驗。凡是具有這種信仰的人，就能在耶穌的愛裏形成一個廣大的世界性的團契。強化這個集團，使它在現實的世界裏發出真理和正義的光輝，便是每個基督徒青年的基本任務。

在今日國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便是一種信仰和力量。有了信仰，我們才不致於畏懼痛苦和艱難，而能堅信真理和正義終必在血肉的苦鬥中獲得最後的勝利；有了力量，我們才能勇於犧牲，不至苟且偷安，或中途妥協。可是信仰和力量，都不是可以隨手得來的。必須從生活中發出一個巨大的改變，才有效果。杜先生的幾篇文章，正是針對着這一點來發揮的。

目次

編輯旨趣	一
譯者序	一
一 我們要有選擇	一
二 基督徒的選擇	一二
三 上帝呢還是宗教呢？	二三
四 我們要看重現實	三四
五 基督徒生活的實質	四三
六 基督教集團的任務	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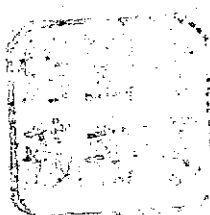
杜甫德博士近影

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

一 我們要有選擇

當我們平時討論信仰，或人生態度的時候，我們不要以為大家對於這類問題，都有一致的感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有兩種觀念，使我們不認為這類問題，是有討論的需要的。這兩種觀念，都抹煞一個很重要的前題：那就是每一個個人，對於各種不同的人文哲學，要加以有意識的選擇。

這兩種觀念的第一種，是比較陳舊的，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前就有了。抱着這種觀念的人，以為一個人如果選擇了一種生活，他必得拋棄另外一種生活，那就等於故意的使生活貧乏。法國有一位吉德 (Andre' Gide) 先生，他



對於法國和其他各國的文學，都很有影響。他曾這樣說過：『我總不明白爲什麼一定要有選擇，因爲在我看來，所謂選擇，除了選擇一件事物以外，還帶了拋棄另外一件事物的含義。』其結果便是不真誠。因爲每種慾望，必須發洩；每種新的機遇，必須充分利用。既然沒有一種主張，信仰，和目標，是不拋棄人生中其他機會的，那就讓我們忘記這些束縛，向前活着好了。

這種人生哲學最高的表現，是那具有藝術化頭腦的人的態度。因爲富於想像，所以不能單獨和某一種生活打成一片。我最不能忘記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位教宗教歷史的教授說，他在講述某種宗教的時候，他便感覺到他是那個宗教的信徒；所以有的時候，他成了巴比倫人，有的時候，成了希臘人，更有的時候，成了埃及人。不過他並不以他那種強烈的想像力爲希奇，他反而很鄭重的謹告他的學生，不可過一種沒有選擇的生活，因爲沒有選擇，凡事都會

失去它的意義。

拒絕選擇之比較粗俗一點的表現，在各種現代的小說和一般流行的哲學裏，可以看得出來。它的特色是對於時常引用的一節聖經，加以誤解。約翰福音的『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在他們看來，並不是說基督帶來了『新』的生命，或是『永生』；這種新的生命和永生，是要人有了整個的改革，才能得着。他們的解釋是說，要將現有的生活，充分的享用。我們在生活中，既不能把握住一個方針，那末，我們所頌揚的美德，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自我的表現。而我們又不曾問過這個自我，是否具有值得表現的地方。現代的生活和文學，其所以平庸和煩屑，便是由於這種哲學的流行，無怪人們都在渴望着一個徹底改變人生價值的革命。

我們對於這種普遍不願接受人生的挑戰的態度，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呢？伯

斯哥 (Pascal) 曾經給過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他向一班拒絕選擇的人說：「你們這樣是不行的，因為生活就是選擇，最不好的選擇，便是隨波逐流。」事實不是證實這種見解的真理麼？那些不願為某種目標失去生命中各項機會的人，是受什麼東西的指使呢？要曉得我們隨意發出的行動，不一定是滿意的。詩家所說：

「我對人說：你要做你自己，

但是他不能，因為他沒有「自己」。」

還太客氣，因為他忘記了，我們不但是平庸，而且有時還要發洩許多更卑鄙的衝動。

還有一種反對我們在各種人生哲學中加以選擇的觀念，是比較近代的，而且是對於上面的觀念的一種反動；那就是我們既不滿意那種沒有背脊骨而只知

隨波逐流的思想，我們更傾向到另外一個極端，說，人生最重要的選擇，不能取決於個人，而應當取決於個人所屬的集團。把個人中心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負責的個人主義混在一起，個人便埋沒在血緣，土地，種族，國家，和階級的波流裏了。有時候，個人雖可選擇自己的信仰，但是很明顯的，他們還是將世界上最高的威權，歸之於個人所屬的集團。

對於這種原始時代偶像崇拜的迴光返照，我們只是以為來的太遲一點，而且也不大自然。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已經是從那意識模糊，生活渾噩，沒有選擇需要的時代裏，進化出來。現代的人們，再不致相信生活裏只可以有一種可能的方式，就是那班受集團心理麻醉的人，都曉得他們也有反對他們所屬的那個集團的自由。所以他們意識裏的選擇，是規定他們態度的最後標準，至於他們所屬的政黨或政府，並不能完全統制他們。

可見我們要有選擇，而且要我們自己來選擇。沒有別人可以代替我們擔當選擇的重任，也沒有別人能奪去我們自由選擇的機會。我們有時雖像是隨遇而安，不顧慮到事物進展的動向，但是我們也深知，我們是時刻在選擇一條人生的正路。

當前的問題是，到底在各種人生的態度當中，我們應該採取那一種？這是一個很煩惱的問題，但也並非沒有解決的可能。所謂人生的態度，初看上去，好像是種類很多，但實際上也非常有限。其中有兩個原故：第一，我們儘可只顧那些與我們實際境遇有關的，而不必等到研究了從黑里克里都 (Harectius) 到伯格森 (Bergson) 哲學的歷史以及從埃及的死書到谷里希納墨第 (Krishna-murti) 文的各種宗教聖書以後才選擇，否則我們便是不願接受當前很迫切具體的挑戰。

選擇有限的另一理由，是因爲比較卓越的信仰和哲學，實際上只有幾個。它們在不同的時代，雖有不同的形態，而根本上並沒有多大變更。若是把許多理論拋開，我們很可以說，所謂『世界觀』的歷史，只是幾個主要思想的論戰；每種主要的思想，只有一個原則作基礎，所以這些基本的原則並不多。

我們有些什麼基本的原則呢？在這裏我們只能略略的一提。假如拿現代最特殊的哲學來論，我們可以分爲三大類：第一類是屬乎人的基本原則，如理智，直覺，人類福利等等；第二類是屬乎自然的基本原則，如人類所認爲具有最高權威的自然律；第三類是屬乎宗教的基本原則，如人類用各種言語所稱頌的上帝。

我們要曉得，沒有一種人生哲學不是根據於上述基本原則中的一種的；看

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很真誠的選擇自己的人生哲學，不至盲目的接受任何信仰。偏於理智的人，也許會說他不需要什麼基本原則，因此他就不需要選擇；而偏於實用的人，則以為他的哲學，是科學的成果，除了接受看得見、摸得着的證據以外，他用不着什麼別的努力。不過這兩種哲學，本身都含有一種基本的原則：一個是尊崇人類的理智，一個是尊崇人類的福利；在這些原則上，他們而且加上了一種個人的信仰。我們豈不都是一樣麼？爲着要組織我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我們都得接受一種標準和權威；所以如果是要真誠直率的話，我們就得公然的承認我們生活中的基本原則，並且說明選擇這個原則的來由。

現在我們已經談到問題的中心了，因爲很明白的，我們當前的選擇，和別種的選擇不同；這個選擇，除了本身以外是沒有其他根據的。這或許有點玄

妙，其實也不難明白，每一種普通的選擇，都另有一種過去的選擇作根據；比如我選擇某一個政黨，必定是因為那個政黨和我所選擇了的某種政見相符合。至於選擇一個信仰就不同了，我們不能拿過去的任何選擇作根據，因為信仰的本身，便是其他各種選擇的根據。若是我說我信上帝，是因為他與我的理智相符合，那末我便不是信仰上帝，而是信仰理智；若是我願效法某一個先知，是因為他的教訓和我自己最高的理想相符合，那末，我所信崇的權威還是自己的理智，而不是那個先知。

因此，要選擇基本的原則，決不是屬乎理智的，科學的，或情感的範圍內的事，它是超乎人的範疇，它是一種信仰的表現。因為它含有一種純粹冒險的成分，所以要完全證實或擔保它絕對沒有錯誤，是不可能的。它雖不完全拋開冷靜與客觀的判斷，但它完全是個人對於某種基本原則的信託。這正是漢克

(Donald Hanley)對於宗教所下定義的真詮：「宗教是用你的生命，來賭上帝的存在。」聖經裏也這樣說過：「凡是遵行他旨意的人，就能明白我的話是否出乎上帝。」真理不是像一個數學題目，可以用思想來解答的，它乃是像一個富有生命力的運動，要親身和它打成一片才能明白它。

所以對於具有最高權威的對象，我們只能作見證，那就是說，我們只能把自己選擇的經歷，向人作報告。在這種情形之下，選擇既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就不是局外人。無怪我們討論基本原則的時候，很容易表現一種忠和偏的熱情，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一切關於基本原則的爭辯，是不能有什麼結果的。倘若我們所討論的事，除了理智以外，還影響到我們整個的生活，那末，怎麼可以希望彼此在理智上得到滿足呢？

假如我們所有信仰發生了問題的時候，——不管是對於自己的信仰，或是

對於人類理智的信仰，或是對於自然或上帝的信仰，——我們便不能放鬆，而必定要很親切的對自己加以辯護；可見最根本的選擇，並不在那空泛的冷酷的思想的範圍，而是在那具體的跳躍的生命裏。

若是我們要選擇一個值得我們信仰的實在，我們就必定要打開心門，靜聽生活裏從各種實際境遇裏所發出的呼聲，尤其要注意到那真正有權威的呼聲，它使我們聽了，不得不說：「這就是了，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實在。」

等那個呼聲來了，我們就會覺得整個的生活必須根據那個選擇，而且對於那個選擇，要下最大的決心。這好像是我們一種最自動的表示，但是當我們以後回想起來，我們便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實。我們發現人生中最自動的時候，也就是人生中最被動的時候。我們之所以能選擇，是因為我們已經被選擇；我們之所以能接受，是因為我們已經被接受；我們之所以有決斷的力量，

是因為有一個更大的力量克服了我們。

也許在說上面幾句話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本題，而在開始討論我所最認識的一個題目：那便是選擇或否認耶穌所表現的上帝的問題；若是如此，那更證明討論我們自己的信仰，才是最具有價值的討論。在下一篇裏，我們就要討論到基督徒的選擇。

二 基督徒的選擇

我們要有選擇。但是我們要選擇什麼和選擇誰呢？若是我們在個人實際生活以外去空泛的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容易找到一個答案。因為在空泛的理論裏，缺少一種使我們不得不選擇的成分，那就是在發現各種偉大真理時所必具的迫切的情緒。凡是一種關於整個生活的選擇，必定帶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意

味。它的發生是在行為方面，而不是在思想方面。因此，我們對於很具體的選擇，只能形容，而不能爭辯。這種選擇既是很具體，那末它不盡是理論，也是與事實和實在有關的。

基督徒選擇基督做他們基本的原則，並以基督為一切事物的標準，這種選擇是非常具體的。所以他們必要向人陳說。新約原是一部充滿了故事的書籍。新約中對於『講道』的解釋，和我們現在所謂的『講道』不同，它是對於某項事物發生的一種見證。基督徒所選擇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在這世界上，某一個地方和某一個時候曾經有過一個人名字叫做耶穌。很奇怪的是，在每一個國家和每個時代裏，都有許多人關心他，有的跟隨他，有的攻擊他。還有好些是借用他的權威和名義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凡是在世界上有貢獻的人，對於耶穌是很少不注意的。

大體說來，因為大家都很注意耶穌，所以就有許多對於耶穌不同的看法，如同我們對於生活有很多不同的態度一樣。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派別，每一個國家，甚至於每一個個人，都有他們對於耶穌的不同看法。

每一個時代：十八世紀的耶穌就像一個很莊嚴的規矩會會員。十九世紀的耶穌又像一個開明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每一個派別：共產主義信徒巴比塞 (Barbuse) 的耶穌是革命的；巴爾頓 (Bruce Barton) 的耶穌是十足的『布爾喬亞』。托爾斯泰的耶穌是一個唯愛主義者，而德皇該撒的耶穌又是一個講黷武主義的人。

每一個國家：張伯倫 (H.S. Chamberlain) 和德國教徒 (“German Christ-faith”) 所闡揚的耶穌是屬乎亞利安民族；開明一點的猶太人的耶穌是屬乎猶太籍；杜斯妥斯基 (Dostoyevsky) 的耶穌是俄國籍，而拉德古希南 (Radakrish-

han)的耶穌又是印度籍。

有的看法雖是比較正確，可是，也有的看法却是借用耶穌來闡述與耶穌使命無關的事。還有的是將耶穌和現代的某種事物混合在一起。總之，它們都是表現尋常人利用耶穌去達到與耶穌的目的無關係的一般的趨勢。其結果是很明顯的。這許多不同的看法，就像是把耶穌蓋上了一層深厚的煙幕，使我們對於他的真面目，不能得到一個真確的認識。

既然如此，我們還不如忘記他，另外去找援助。耶穌雖然時時被人牽強附會，以致真相不明，可是他也時時從這些誤解裏有所暗示。我這個意思可以用耶穌到拿撒勒的那個故事來說明。當衆人想法用手抓住耶穌的時候，「耶穌反從他們中間跑開。」耶穌在過去的歷史和現今的顯現中豈不是常常如此麼？

『新約中的耶穌具有一種奇異的自主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沒有人力可以衝

破的。這很像是上帝故意要這樣防範人們隨意的措置耶穌。新約中的耶穌總比各種書本和訓言所提到的耶穌要偉大，要豐富，而且要出乎意外。那些努力發現耶穌的人，最後必定不得不承認他們是沒法完全明白或解釋耶穌的。只有他可以從我們中間顯現。我們試想耶穌是如何的和我們的道德標準作對。他完全否認我們社會道德的基礎，因他以爲這都是一些外表的遵從，而不是上帝面前純潔動機的表现。再想想他是如何與我們的理智相衝突，因爲他相信從人到飛鳥間受創造的萬物都是蒙上帝的眷顧的。事實是，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那真正的耶穌總是在誹謗我們。我們之所以不覺得，乃是因爲我們習慣於這樣看他，所以便不能像一班不信從的人那樣用新鮮的眼光來看他。他那種的誹謗，差不多將一切價值完全推翻。他歡喜虛心的人而不歡喜人專爲文化努力。他歡喜馬利亞而不歡喜慈善派的馬大，他歡喜小孩子，而不歡喜那些自作聰明的長

者。最使我們難堪的是，他自稱為彌賽亞，是上帝與人中間唯一的橋樑。他自願被釘在十字架上，令我們得見上帝偉大的表現。實際上，這也是人類整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在這個福音所顯示的耶穌的面前，我們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耶穌不能和我們的標準或觀念脗合。我們也不能真正明白他，如果所謂明白是指在我們所寄生的這個有形的世界裏給他一個地位的話。我們必定會和威爾斯 (H. G. Wells) 所說的這句話同意的：『耶穌對我們狹小的胸襟是太偉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選擇的是耶穌或是我們自己。耶穌既然不能和我們的世界脗合，我們就只有忘記他，或者是讓我們自己和他的世界脗合。果真耶穌有他自己的堂皇的路子，我們就非得決定跟他走或是走我們自己的路。

所謂基督徒便是已經有過這種的選擇，並且已經認定耶穌是對的，而他自

已一向是錯的人。在他看來，耶穌說話有權柄，他在他生命裏最明顯的真理，他和文士，哲學家，科學家和神學家不同。他發現若是耶穌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有衝突時，那我們的世界便是失去常態，不合符節，只有耶穌的世界才是常態的，才是合符節的。因此他就不再去『解釋』耶穌，他只在他的面前傾聽真理。他願意將其他一切的『真理』丟開，來抓住這個真理。他爲了這個高價的珍珠，將其他的珍珠都賣去。

但是爲什麼他願意冒這個大險呢？他在耶穌裏找到的那個權威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他如果敢於這樣的認定，他必定是從耶穌那裏聽見了一個呼聲。他明白了耶穌代表上帝所給人的的一個問號。當耶穌問：『你以爲我是誰？』的時候，他不得不回答說：『你是上帝的兒子。』因爲當他傾聽着耶穌的時候，他覺得有

一隻手抓住了他的生命，他也認識了他終日所追求的那個上帝。和耶穌相見明成了他生命中最緊要的一件大事。上帝借着耶穌說：『你是我的。』他現在明白他整個生命的關鍵，就是看他是不是時時和上帝結合。

他也許沒有什麼神學的知識，或者對於耶穌的主張，他也只有很模糊的認識。可是，有一件事他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以往他是處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裏，受過各種勢力的影響，而現在他已抓住了一個正確的中心點，一顆指引的明星。只有這個上帝表現於耶穌生活裏的事實，和他有切膚的關係。他可以在人生的大道上前進，因為在這艱難的旅途中，他至少有了一個目標。

對於那些有過這種選擇的人，耶穌便是他們生命中一切的試金石。耶穌不僅是一個了不得的英雄，或者是一個偉大的先知，或者是一個感動人的榜樣，他簡直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耶穌看來是好的，世界上便沒有

好的；除非經得起耶穌的試驗，世界上便沒有什麼真理。亞基美德 (Archimede) 說：『如果我能在世界以外，找得一個立腳點，我就可以將這世界舉起來。』耶穌便是亞基美德要找而沒有找到的那個立腳點。

或者有人說，這種對於耶穌的看法，還不是和其他的看法同樣的主觀麼？因為所謂選擇，實際上就是跟着選擇的人而定。耶穌的這種權威，豈不就是和我們所經驗與透察的權威相等麼？

這就完全看我們是從外面或是從裏面來說明基督徒的立場。從外面來說，這種立場當然和其他好些的立場同樣是純粹屬人的，它也就不能沒有錯誤。從裏面來說，那就是根據那些已經有過這樣選擇的人來說，這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他們不能忘記他們選擇了基督，就是拋棄了自己，拋棄了他們自己的傲慢。所以在他們看起來，基督的真理，決不是要他們來表同意的。當然他們與這種

選擇過程是有關係的，而且不只是是一種被動的關係；不過，有了這個大的轉機以後，他們就不由自主了，他們的自由也放棄了。

難道他們不能將這種自由收回來嗎？那個被選的豈不還是要服從民意，才能維持他的地位麼？事實上基督徒在選擇的時候，可以發現他所拋棄的並不屬於他。他不過是將那本來屬於上帝，而他一向很愚拙地把持着的東西歸還給上帝罷了。他所選擇的那位領袖，就是那位秉着自己權柄，一向在領導一切的天生的領袖。

一個浸潤在相對論的空氣中的現代的人，是不是會覺悟到各種宗教的不同，看清歷史長遠的背景，來下這個選擇，這個選擇實際上就是和我一位朋友所說的，要將全世界掛在一根鐵釘上面？

我並不是說，這是善於批評的人所持的異議。我明白我自己差不多每天持

有同樣的異議。不過最奇怪的是，在這裏我失去了自主的能力。當耶利米(Jeremiah)說上帝將他克服了；當使徒們說基督揀選了他們；當湯卜孫(Francis Thompson)形容上帝和他的關係好像上帝在追而他在逃——他們的意思是說總有一個時候，我們所有的一切的異議都要被克服。那個實在的動力，可以衝破我們反抗的力量。

在我們這方面，一切都要憑着我們權衡輕重的能力。如果我們老是覺得我們很好，而世界也不太壞；如果我們還是以為只要再加上一點智慧、教育、和善意，我們的生活和環境都會改進；總之，如果我們還是只有『布爾喬亞』的胸襟，那末，選擇耶穌基督作我們唯一的救主，便會有點愚拙，至少也是有點毫不相干。但是，等生命膨大得可怕；等那劃分我們的心靈和世界惡魔的鴻溝使我們驚異；等我們明白了世界上大的毛病須要大的補救；等我們曉得我們所

有的理智和道德都不能應付當前的局面的時候，我們或者會相信上帝對於我們是有特別襄助的地方。

今天上帝要我們看清生命中這些應該權衡輕重的處所。我們便應當時刻注意到那個能應付世界需要，應付心靈需要的偉大的東西，在天地之間除耶穌基督外還有比較更滿足的麼？

三 上帝呢還是宗教呢？

爲什麼現代的人總是少用「上帝」而多用「宗教」兩個字？這種語辭的變化是逐漸的，所以我們大多數人沒有想到這兩個名詞的區別。不過這兩個名詞實在是很有區別的。因爲「宗教」到底是屬乎人的事，它和我們的思想與感覺有關。但是「上帝」呢——他却是一個超我們、不受我們支配的實在。

在現在一般對於『宗教』表示熱忱而對於『上帝』表示冷淡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人生觀也感到了一種轉變。簡單的說，我們對於生命中最高尚的、和最客觀的實在發生了動搖，同時對於主觀的、比較不渺茫的人生經驗却發生了一種堅固的信仰。好像上帝退藏於高天而人類在追求着比較摸得住的現實。因為宗教具有與上帝發生關係的形式，雖沒有這種關係的內容，但是人們會選擇它做生命的一種新的基礎。

到底宗教是什麼？這名詞有兩種意義：第一宗教是用來代表一些人生態度中的各種複雜現象。它包括着廟宇的崇拜，巴克的樂曲，以及原始時代人吃人的儀節，巴斯哥的默想等等。這一切的現象都是屬於人對宇宙中某種實在所表示的反應。換句話說，在這些屬於宗教性的事實當中，他們所同的只是在形式方面，而不是在內容方面。

但是宗教這名詞還有一個用法。單是拿那些複雜的現象來分析和比較是不會使人滿足的，人們還要從複雜當中，找出它們的統一性，並且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願望既常是思想之母，其結果就使人想到在各種複雜的宗教表現的後面，可以找出一種大家贊同的『宗教』——不只是在形式方面，而在內容方面也有了統一

我們今日所感到的混亂是由於宗教的第二種用法而來的。因為大家覺着在各種具有歷史的宗教後面，必定能找出一種共同的宗教，所以現在的注重點漸漸的由『上帝』轉到『宗教』。倘使人們對於生命中最高的真理能找出共同之點，我們難道不能對於比較具體的現實表示滿足，讓那空泛的上帝暫時去休憩麼？因此我們在提倡着『宗教哲學』，『宗教心理』，『宗教教育』，『宗教社會主義』——好像我們對於宗教都很徹底明白似的。

但是我們真的徹底明白麼？我們真的找到了一個比較靠得住的宗教的定義麼？當然沒有。我們的定義很多，正如同講述這個題目的教授很多一樣。有些定義是很廣泛，廣泛到人生中沒有一件事體不和宗教發生關係；有些定義又是非常狹窄的，狹窄到只認定某一種具有歷史的宗教爲宗教。我們在其他各種的學問和科學裏，一定找不到同樣的現象。在別的學科裏還找得出定義如此之含混，以致沒法進行研究或分類的事麼？

實實在在的說，所謂共同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宗教總是有多種的。我們沒法把它們免強的歸於一類。若是我們不是很固執的以爲這大千世界可以併成一個簡單齊整的思想系統，我們早就不會再夢想到宗教是能統一的。因爲這是不可能的。若是我們想拿已有的各種宗教來統一，我們立刻就發現它們各自認爲最寶貴的並不是他們彼此間相同之處，而是彼此間不同之點。當然我們可以說

這是由於他們的胸襟狹窄，可是，要回回教拋開教主穆罕默德，要印度教將輪迴的信仰任人自由選擇，要基督教不信耶穌是上帝最偉大的表現，結果這種結合決不是那些具有歷史的宗教的實體的結合，而只是它們的形影的結合而已。

最近，好些想藉着和平或其他事項來聯絡各種宗教的代表團體，已證明要得到一種單一而有意義的宗教觀念是不可能的。他們拿什麼來做分水綫呢？拿對上帝的信仰麼？但是舊派的佛教徒和一些人本主義者是不相信上帝的。拿提高人類生活的共同興趣麼？但是世界上有什麼政治的，社會的，或藝術的組織是不贊同這種理想的呢？拿宗教這名詞來號召麼？那末，將那些以種族血緣和國土當作『宗教』的人，以無階級的社會作『宗教』的人，和一班孔教徒、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聚在一塊，是沒有什麼多大意義的。

所謂共同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切宗教的本色，就是在崇奉一個

它們本身所認定的絕對的對象。要將各種絕對的對象放在一起之惟一的方法，就是將它們變為相對的對象。換一句話說，要使一種宗教得到大家的贊同，就必得將所有歷史的肯定的宗教拋棄。

這當然不是說，現代一班人在共同的宗教和其他歷史的宗教中間所認定的區別是虛想的。因為現在所謂統一的，共同的宗教，的確是非常實在的東西。不過它並不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也不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因子，它却是已有各種宗教的另一種宗教。

現代人所以歡喜人家說他們具有宗教性，而不歡喜人家叫他們作『基督徒』或『回教徒』等等，乃是因為他們對於這些宗教所認定的最高對象已經失掉了信仰。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自己沒有最高的對象。不過他們自己的最高的對象不很鮮明，因為他們自以為他們的最高對象是根據於客觀的事實，而用

不着主觀的選擇。他們以爲他們的宗教只是接受一些可以證實的，於人類有實益的實在，可是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承認了他們是以自然科學中的測量與實證爲最高真理的判斷。

在科學的範圍裏測量與實證是很正確的，我們不用有什麼疑惑。可是，在宗教的經驗裏，也說這種方法是很正確的，那便不免有些盲從了。在我們這時代裏，好些人受了這種思想的迷惑，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那種「宗教」的根基和其他歷史的宗教一樣，都易於被人擊破。若是他們對於相信馬克斯主義的人有更深一點的認識，他們就即刻會知道，所謂純粹根據於科學事實的宗教是不會有的東西。

我並不是說，今日所有的對於宗教的說法，都是發乎這同樣的理論。第一，我們不要忘記有一類的人是誠懇的服膺基督，不過他們因爲採用較新的名

辭，而沒有想到名辭改換，內容也被改換。第二，還有一類的人是相信『宗教』的，可是，他們不是鮮明的基督徒或鮮明的猶太教徒，或者鮮明的其他宗教信徒，他們的態度多半受搖搖不定的情感支配，而不是受科學的邏輯支配。不過，所謂現代『宗教』的輪廓，事實上還是從十九世紀所流行的一種科學一元思想假借來的，很多近代的哲學對這種思想已經施以攻擊，不過它的影響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

所以在『上帝』和『宗教』之間，我們要加以很肯定的選擇。如果我們是選擇『上帝』，我們所期望的便是來自我們以外的那個實在。如果我們是選擇『宗教』，我們所期望的一切便是來自人的智慧和領悟。前者我們以默示為生活的依據，那就是讓上帝將他的真理顯示給我們；後者我們即以自己所認定的真理作自己的嚮導。

也許有人說，這些區別未免太分的清楚了。實際上，在現代各種宗教思潮以及我們自己的生活裏，『上帝』和『宗教』是非常混雜的。那是不錯的，不過，惟其如此，我們在思潮和我們的心坎裏，特別要知道如何的加以判別。

基督教是以上帝爲中心，而不只是對宗教的一種興趣。有一個近代的歷史家說，耶穌一生最令人驚奇的事，便是上帝對於他是一件絕對明顯的事實。實際上，在我們對於耶穌各種不同的看法裏，我們雖然有好些地方彼此不能贊同，不過有一件事是大家不會爭辯的，那就是，在耶穌的生命裏，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樣東西是最重要的。要知道他如何感覺『宗教』是人所製造的，可以從他對於法利賽人所發表的議論裏看出來。法利賽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過分墨守宗教，以致將上帝拋開了。

若是我們對耶穌有深切的敬仰，我們決不至將『宗教』放在中心，將『上

帝』置諸圓周。我們所以這樣做，不但是因為我們是基督徒，也是因為我們要勝過基督徒的一種試探，那就是，將基督教當作一種宗教，而不將它當作上帝的一種服役。上帝或宗教這個問題，不單是可以應用到我們當中的現代派或自由派的信徒，它也可以應用到基要派和正流派的信徒。上帝不單是比基督教要高偉大，而且有時對於以傾向自我為重心的基督教也加以反對。好些熱忱的基督徒常和無神派的人一樣拋棄了上帝。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常常在試探中，想要把我們自己的虔誠替代上帝，憑着自己的宗教經驗，而不是憑着上帝的恩賜來活着。

那末，基督徒的生活，就不是單以人類的經驗與行動和上帝打成一片的生活，換句話說，它是永遠朝外向的生活。最美滿的生活總是崇奉上帝，而不是崇奉人。

只有這樣才是我們對於共同的宗教或是一切宗教的正確態度。如果我們有膽量去做傳教士的話，不論是在附近或是在亞洲或非洲——我們如此做乃是因為我們所要傳的東西不是我們自己的產物、發明、和成就。我們不是要去傳『我們的宗教』，或者是我們的『價值』，更不是去和別人分享我們的寶貝。若是我們以為我們的宗教和文化一定有利於全世界，那真是太狂妄了。若是我們以為『我們的』宗教比別人的好，那就無怪別人會反對我們的驕傲。可是，如果我們所要傳的上帝不是我們捏造的，而是我們接受來的，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胸襟狹窄麼？不錯，凡是屬乎主上帝的事我們是要胸襟窄狹的，可是，一切屬乎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要絕對的容忍。那些介紹西方生活和西洋思想到東方去的傳教事業，都是將『上帝』和『宗教』混亂在一起的結果。假使傳教事業的目的，只是將上帝的旨意灌輸到各地的實際生活裏——連自己的家鄉也

在內，那末，這種傳教事業和那充滿服役性格的主就很不一致了。

四 我們要看重現實

我想好些學生，在看過了本題的前三篇文章以後，會這樣的對他們自己說：「這些話都很好聽，或許也是實情，但是它和今日許多宗教的討論一樣，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係。比如說，選擇基督，對於我的生活會有怎樣的影響呢？我學不像基督，正如我選擇了愛因斯坦，不能成爲一個大科學家，或是選擇了伯拉圖，不能成爲一個大哲學家一樣。」

這種的反應，正合乎今日一般學生那種看重現實的趨向，同時，更重要的，它使他們更容易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比較深奧的地方。實際上，一個人若是從來沒有被選擇基督的這個問題所纏擾，而能夠真正了解基督教的，還是一個

很大的疑問。

這種反應，是很正確的。真正與耶穌相遇的經驗，並不是像許多講道的人所描摹的那樣使人興奮，却常是一種使人不安的事實，其中滲雜了吸引人和使人退避的成分，令我們模糊的感覺，我們不可冷淡的對待他，同時又有一種最好不要與他接近的印象。

因為我們若真正讓他作嚮導，我們豈不將陷入他那種自甘接受的犧牲和恥辱，順從和苦難的境域麼？況且，我們愈認識他，他和我們中間的距離，也就好像更遠。他那種純一的動機，他那種完全無我的表現，他那種絕對服從上帝意志的心情，使我們感覺要跟隨他，實在是一件狂妄的事。『他為我們狹小的心，實在太偉大了。』事實要我們承認這點，並且要我們想到他的影響。

那些影響是什麼？若是基督教除了仿效基督以外，沒有其他的意義，它便

可以被稱爲一種最高尚的宗教，或是一種最偉大的理想，但它對於你我人生的問題，決不是一種切實的答案。因爲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被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所誘惑，而是要在我們今日所處的環境中得到實際的幫助。

但是——感謝上帝——基督教不僅僅是一種理想。如果我們以爲選擇基督，只是選擇一生命中的理想或方式，那便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基督的福音，並沒有忘記我們生活裏的現實，它裏面充滿了現實，而且它的對象並不是一些超人或夢囈之徒，乃是一班和我們一樣的人們。我們曾有過經驗，以爲耶穌的要求，是不可能的麼？但是他的門徒和使徒，曾使那種經驗成爲更切實的。我們懷疑基督的福音，在我們微小的生命中，可以有他的地位麼？是的，那些把生命弄得一塌糊塗的人，如同稅吏和罪人，耶穌對於他們的生命，正是最關切的。

奧斯華斯本格勒 (Oswald Spengler) 說過：『理想主義是膽怯。』他的意思是說，理想主義的特色，是常常說應該這樣，應該那樣，而離開了我們和世界所面對的現實。很僥倖的，今日我們已在對那種麻醉劑表示劇烈的反抗。我們對於那無量數的書籍所說的：我們若是大家都有好的行爲，世界就將如何如何——已經覺着討厭。我們對於一班講道的人，再也不能忍受，因為他們所說的，無非是套着下面一首舊詩的口氣：

呵，若是大家都很聰明善良，

行爲就因此而敦厚；

世界會成爲一個天堂，

雖然現在它是像地獄。

最可惜的，是現在還有很多的人，相信基督教和一般的宗教是屬乎理想

的。他們所要求的，既是很具體和很實在，他們便拋棄空洞的信仰，而傾向於那些推崇血族，土地，麵包的比較切實的信仰。

讓他們來看一看耶穌真正的福音。他們會發現那裏面沒有『理想』的痕跡。格蘭威爾 (Granwell) 說：『耶穌所說的是事物，』那是很對的。因耶穌不只是張掛些『原則』，也不是闡揚一種『生活的方法』，他更不是說些假定的話，他所說的，乃是現實和事實。

耶穌對於人是很了解的。他明白他們的軟弱，他們所認為真實的却沒法行出來；他知道他們的善意，常常被他們的自私心所克服，因而感到良心上的責備，和自己努力的失敗。因此，他不單是加增了世界上已夠豐富的倫理道德，他也針對着我們困難的癥結：那便是我們信仰的缺乏，我們和上帝的隔離。在他看來，我們一切道德上的爭執，其所以沒有結果的原因，是由於我們想靠自

己的力量，來解決整個的問題，而不願把這個難題交給那個唯一能解決的人去解決。我們所需要的是自新，單只有些善意是不夠的，我們要有一個從新開始的機會。可是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人能從千萬個失敗之中得到解放，或者是能不顧一切的挫折，而得到一種前進的勇氣。因為上帝既創造了我們，他當然也能再造我們。所以耶穌不只是說，要我們跟隨他的榜樣，並且也要我們自新和得着上帝的恩惠；我們糟蹋了生命，還可以回頭，只要我們的回頭，是真心向着上帝。他會忘記我們的過去，雖然我們是住在「遙遠的地方，」『與豬羣為伍。』

耶穌不單是教給我們這種新的哲學，或好聽的理論，他也使上帝的那種態度化作肉身，因為他在他自己的生命裏，曾經饒恕了人家的罪過。對於當時的人，這是一種誹謗，對於我們，它是格外的奇妙。但是事實是，他代表了上帝

擔當重擔，成爲人類的解放者。他顯明了生命的可能，但他的理想並非空中樓閣，以致我們在生活中認真體驗的時候，馬上感到失望。他的理想，從兩方面進入現實的境界——第一，當他在生活中實行的時候；第二，當他使我們能夠不願挫折和失敗，而不斷的追求的時候。

那末，關於罪惡和恩惠的話，便不只是一種神學上的發明了。它是一種分辨空洞的基督教與現實的基督教的特徵。沒有這個注重點，基督的福音便成爲沒有能力的忠告，有了這個注重點，它就成爲一種重生和改造的力量。

我們不要很容易的被名詞阻礙，因爲名詞在我們的腦海裏，常和空洞的儀式，與死板的信條聯繫着。我們的生活，不能合乎上帝的標準，甚至違背上帝的願望，總是一件事實，雖然有好些罪惡曾被從前的人認爲是了不得的，而我們現在却不以爲如此。罪惡原來不是屬於道德的名詞，而是屬於信仰的名詞。

它並不是違反了什麼社會傳統的道德——而是我們違背了上帝的行爲。因此，對於那些在生活裏從來沒有認識上帝的人，很難說明罪惡的意義。也因此，那些認識上帝最真切的人，對於罪惡也就有了一種更深切的感覺。只有一個例外——耶穌基督。因爲他，雖然在各方面過了我們尋常人所過的生活，可是他從來沒有違背過上帝的旨意。

可見一個基督徒的特色，不只是在行爲，也是在接受一個實在。實際上，新約是更進一層的說，如果我們能拿整個的生命和人格來接受這個實在，我們就很自然的會有行動的表現。那些虛心接受的人（飢渴慕義的人；馬利亞而非馬大；文士而非法利賽人，）是可以作天國的子民。基督徒和別人的區別，就在乎有這種態度，而不是什麼外表的區別。信仰是最關緊要的，因爲它同時具有最高度的活動和最徹底的服從，其他的一切，都是虛心接受上帝的自然結

果。

基督的福音，是看重現實的，因為它是根據我們的實況，來處理我們。它看重現實，它不應許我們世界上所不能應驗的應許。它應許我們能在上帝和世界的兩重境遇的衝突當中，不斷的奮鬥。它不應許我們在現世界裏，能得到一種克服罪惡、軟弱和挫折的力量。它也不應許什麼完全的快樂，如同好些的宗教假裝着應許給它們的信徒的。耶穌的門徒從不取捷徑，當然也不會希望對於他們生命裏的問題，得到很容易的解決。十字架蕩漾在他們的生活裏，如同在耶穌的生活裏一樣。所以「成功」的字樣，在他們的字典裏是早已被刪去了。可是還有好些東西比較快樂和成功還重要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靠着耶穌的榜樣和寬恕來生活着。

五 基督徒生活的實質

基督徒的生活應該每日和每一分鐘都有一個新的起頭。因為與上帝活着原是在一個具有人格的意志的面前活着，而不是在一些一成不變的原則或理想之下活着。上帝是活人的上帝，那就是說他並不是在過去或將來呼喚我們，而是在今日此時此地呼喚我們。聽到他的呼聲，才能得着重生和改造。上帝的恩典在於給人們一個簇新的起頭；同時信仰便是時時刻刻接受那個起頭，而且把它從行動中表現出來。

那麼，基督徒是不是要竭盡全生去尋奇特的宗教經驗呢？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否一些激烈的情感作用呢？完全不是。因為那些比較明顯和激刺情感的經驗，爲什麼一定要比平凡的日常經驗更屬於上帝的賜予呢？基督所顯示的上

帝，所以與其他的神不同的地方，正因為他來的時候，毫不誇張，『好像一個家僕一樣』，而且是極端謙遜的。因此，我們如果時時刻刻在希望得着一種奇特的遭遇，不管它是神蹟也好，突然的宗教經驗也好，那便是對上帝沒有正確的了解，也是對上帝缺乏信心的一種表示。

當我們要和上帝活着，而不只是偶然和他見面的時候，我們便不只是一要尋找奇蹟，而是要明白上帝尋常說話的方法。當然，上帝也能藉着各種不同的境遇和各種不同的事物說話，可是同時，我們中間很少人，或者說，沒有人能和先知一樣，對這些奇特的經驗得到正確的了解。因此，我們很可以不依賴先知之明，而求把握住尋常基督徒生活的實質，那便是把握住我們靈性上所能了解的上帝與人交通的途徑。我們不必時刻仰望天空，我們只須憑着地上的指標，規定我們的方向。我們要謙遜的認識我們的地位是間接的接受上帝的真理，那

就是，要由於他人而來領受這些真理。

可是，這些途徑和指標真正存在嗎？在這個相對的世界裏，有不有一個地方可以和上帝相遇呢？在時間之流裏，有不有一個時候不只是代表時間，而是帶有永生的表現呢？整個的基督教便是陳述這地方和這時候是存在的。所謂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藉着基督顯示了他自己，使永生進入了時間。

耶穌基督不只是人生最高的可能和表現。因為如果只是這樣，他便不能超越人類的缺憾，去表現上帝的威權，他就和那首先攀登愛佛里斯特山 (Mount Everest) 的人突破了我們平時所看到的平面世界，而發現了一個新的平面一樣。一個比我們略為高超一點的耶穌，固然能夠感動我們，可是他却不能幫忙我們從那以自我為中心而只有片時存在性的牢獄裏解脫出來，而獲得與上帝同在的自由生活。基督教的教會和以下這簡單的原則有關聯：耶穌原是上帝對人類的

自我顯示，因此他是我們認識上帝唯一可靠的門徑。

耶穌便是那個指標和途徑。他是指標，因為他所指着的是另外一個實質。他是途徑，因為他讓一切其他地方來的東西經過。換一句話說，歷史的耶穌不能代替上帝，我們也不是能作那脫離了上帝的耶穌的門徒。我們不能一面跟隨他，而一面拒絕他的中心使命。跟隨基督而不信上帝，就和跟隨愛因斯坦而拋棄相對論，或是跟隨詹姆士而不歡喜實用主義一樣。因為耶穌一切所說的和他一切所行的，都充滿着一個假定，那就是，生命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的中心，一切的一切都以我們和他的關係為根據。若是有人要想把上帝從耶穌的生命裏撇開，他便不但不能領略耶穌的全部面目，而且他所得着的是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的一種歪曲的印象。

那末，我們如何才能認識基督呢？其中的困難縱然是我們所公認的，然而

只有從他那裏，我們才能認識上帝；我們也會馬上發見，只有聖經是我們認識耶穌的媒介。因為除了從這些歷史的材料中看出一些平凡的人所描摹的耶穌以外，我們便沒有別的方法和接近。實際上，我們若是拒絕他們的記載，我們便沒有希望認識耶穌。如果福音書對於耶穌生活的解釋是有錯誤的，那我們便完全茫無頭緒了。

確實有人在設法從這些史料的後面去追求，將聖保羅和聖約翰的作品以及四福音當中比較明顯的解釋和見證撇開。可是那些嘗試都不能算有什麼成就。近來經學告訴我們，縱使有人能追究到一般傳福音者所公用的原本，他還是會發現這些原本也是根據一種對耶穌具有共同信念的觀點來寫的，並不是從一種毫無痛癢關係的旁觀者或是歷史家的眼光來寫的。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知道要完全撇開這種共同的信念，單在聖經背後來構造一個耶穌，乃是科學上不可能

的一件事情。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放棄那找出耶穌到底是誰的希望，但是我們必得問聖經所記載的是不是和歷史相符合？耶穌是否就是聖經所記載的耶穌？若是有人懷疑聖經中所記載的耶穌，他自然可產生另一種的形象，不過那種形象便完全是一種推測，而毫無歷史的根據了。所以當前的問題是看我們願不願意不僅是相信耶穌，而且還能相信聖經中所記載的耶穌；那種記載不只是記載一些事實，而且是根據某種觀點所表現的事實。

信仰聖經所記載的耶穌，是沒有確切的證據或者什麼動人的客觀的理由，正如信仰耶穌是上帝的默示者，沒有確切的證據一樣。可是在歷史上的各時代裏，有一班人確實相信他們從聖經裏聽到上帝的聲音。要明白他們對不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向聖經裏去探求。那時候，我們會曉得有許多是我們不能明白的，有許多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可是我們却碰到了一個人格，一個要我

們下一個決心的人格。當耶穌的說話對於我們顯得這樣有權威，而且是作上帝的代表的時候，我們便也成爲那個產生聖經而且根據聖經而生活的團契中的一員。我們會發現我們對耶穌的看法和當日使徒對耶穌的看法沒有兩樣。我們會明白他們不能冷血似的來申述耶穌。他們情不自禁的要爲耶穌寫書作見證；因爲我們自己也有着同樣的經驗。我們有時還可以抱着批評的眼光來看我們是否能夠放棄聖經，而依然得着耶穌。但是我們慢慢的會發見，每次我們把耶穌和整個的聖經分開的時候，我們便是在想和耶穌脫離。所以，我們和聖經發生了聯繫，原是因爲我們和耶穌發生了聯繫。

但是那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們要將一切近代的科學和哲學所指示我們的都丟棄麼？對，同時也不對。我們要明白聖經，而唯一能明白聖經的方法，就是要運用一切了解史料所能運用的方法。爲了這個原故，歷史考證法是一種最

寶貴而最有價值的幫助，它能幫我們看出聖經各部的聯繫，也能使我們看出各
部在整體之下的意義。充實的科學研究可以頓時使一段從來沒有意義的章句發
生意義，它也能幫助我們從機械的，拘泥字面的圈套裏解脫出來。但是科學和
哲學還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最後的權威。只要我們一次看清楚整部聖經對於
某一件事抱着什麼主張，也只要我們所看到的確實是上帝在耶穌裏所顯示的福
音的一部分，它便是我們的『真理』，沒有其他的顧慮可以來阻止它的。我們
還用得着說，這種真理永遠是一種生活中的真理，而不是科學用來解釋自然法
則一類的真理，因而在發生衝突的時候，那衝突便是在科學所下的哲學結論的
範圍裏，而不是與真正科學的本身有什麼關係。

有的人會覺着，對於聖經的這種態度是太着重權威了，它和基要主義的信
仰差不多。還有人會想這是太近代化了，因為它是太容易流於主觀的解釋。第

一類的人要記得的，是把聖經看的很嚴重，便是把它的福音所具有的權威看的嚴重。第二類的人要記得的，是拿聖經的本身真實地作解釋的根據，和那根據原有的成見來解釋聖經的是有極大的分別的。

所以，我們看聖經和我們看其他的書籍一樣，而且我們看它的時候，還要具有一種獨特的期望。上帝是用各種的方法來顯示他的真理的，不過在這本書裏，他的顯示却使我們更能確切的明白。其他的書籍，也許包含了許多高尚而適用的思想。可是，惟有聖經是包含着上帝所顯示的見證。別的書籍會變的太古老，而聖經總是和我們的時代相合的，因為它所記載的是永生進入人間。別的書籍是為一部分的人寫的，而聖經却是寫給大家的，因為它所記載的是關於上帝在過去和現在如何為我們每一個人工作的故事，那真是像一封載有我們的住址的書信一樣。

我們要坦白的承認，若有人把聖經看的很嚴重的時候，他就會感到許多的困難。我們當中恐怕很少人沒有這樣的經驗，也許其中也有很多人覺着它太困難，而終於放棄了。有些人所感到的困難，是他們對聖經知道的太熟習了，因此，其中的字句不能引起什麼反應。也有好些人對聖經是沒有完全消化的，因為他們在小的時候，單只被人灌輸聖經的知識而沒有準備接受它。其他種人的困難是對聖經瞭解得太少，因此，遇到不甚明瞭的詞句的時候，便沒法前進。對於這兩類人的補救方法是相同的。那就是，對聖經不只是閱讀，而要以研究。若是有些字句，我們覺着太熟習，而不感覺什麼意義的時候，我們便要到字面之後去尋找意義。若是有些字句太奇特了，而不能發生什麼印象的時候，我們便應該養成一種精神上的好奇心，去發現它們的意義。關於第一類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閱讀其他關於聖經的譯本，最好是能閱讀別國文字的譯本，然後

便可得着新的發現。關於第二類的最好的辦法，是在聖經裏尋找相同的記載，然後從比較中發現它們的意義。一本真正好的聖經註釋，如果它的目的是在解釋聖經，而不只是申述一些有關語言和歷史的細節，對於這兩種人都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一切都要靠着我們追求的慾望，而這種慾望又要靠着我們的見識，認為在這本小書裏，我們能得着我們在別處得不着的東西，而它和我的生活是有特殊的關切的。一個人必得經過一番苦鬥才能明白聖經，但是這種苦鬥是值得的。上帝不要我們很懶惰的接受那顯而易見的東西。他以僕人的方式，或者說，以一種受歷史和人的限制的書本的方式，來貢獻他的真理。他便是向我們的信仰作一個迫切的要求。它是一本從天降下，依據聖靈口述的書籍；它又和一本數學書一樣的淺顯，能使我們不得不發生信仰，可是這種信仰不一定就

帶着一種個人信賴的舉動。馬丁路德說「全安」常是信仰的仇敵，而「確定」却是它的盟友。

然而聖經不是存在於真空裏的。它是基督教教會的集團的書籍。聖經（雖然不是完美的聖經）的福音創立了教會；教會認定了聖經的意義，並將它傳給我們。因此教會的本身也是一個指標和門徑。我們現代所有的個人性的基督教的觀念，在聖經裏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實行基督徒的生活，新約裏的基督徒便自然而然的成爲一個集體的一員，而這個集體便成了他生活中一種調節的力量。這個集體就是耶穌自己的身體，因爲他就是這個「我」，這個聯繫各員而爲他們的嚮導之奇妙的中心。

我們接受這個關於基督徒的共信團契的理想是沒有多大的困難的。但是我們要發現這與我們所屬的教會有什麼關係，就極端困難了。它們除了名稱以

外，還有什麼相同之點麼？我們這些「布爾喬亞」式的教會，在它們裏面滲雜的是些不充分的世俗性和不冷不熱的基督教。它給我們的領導又是極少極少，若是要將它們和那使徒的異象——那就是把它們當作耶穌的新娘的異象聯繫起來，豈不是等於褻瀆麼？

要拿有形的教會作為無形的教會的推論，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可是我們必要如此做，因為只有在這充滿着誹謗和無生氣的有形的教會裏，上帝在呼喚我們，他也是依仗着這有形的教會來傳播他的福音。依據這種情形，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加入這個教會，借此表明我們要做具體的基督徒，而不只是理論的基督徒；但是我們第二個任務是要努力為普世的教會去反對一切宗派的教會，以基督徒共信的集團的名義去對這集團的諷刺加以抗議。若是我們站在教會以外的某種安全處所來抗議，我們便變成了法利賽人。假如我們跑進教會

裏面和它一同生存，一同勞苦，然後向我們自己，同時也向別人提出抗議，我們便可以幫助建立一個真正的教會。這個教會也許是不很完全，可是它至少能了解它自身的特殊使命。

關於教會是一個集團和它在世界上的功用，我們在下一章裏是要討論的。但是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它不獨是和基督徒在行動中所表示的生活有關係，它也和我們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有關係。這並不是說，教會能為我們作任何最後的決斷。我們每一人要在上帝面前作自己的決斷，我們不但是要對接納上帝與否的這個根本問題下決斷，也要對於上帝的真理是什麼，他的旨意是什麼的這些相關的問題下決斷。我們作這些決斷，有兩種辦法：——個單的或者是集體。如果是前者，那我們便拋棄了上帝賦予我們的一種極大的才能。上帝賦予我們的才能既然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那我們就會吃虧了。如果是後者，

我們便可接受集團的才能，讓它來領導和鞏固我們。

所以教會是有權威的；不是最後的權威，而是附帶的權威，它對我們所要說的話，和我們的信仰是有關係的。它是一個真正的指標，因為它所指出的是基督徒所共同具有的超越偏見的信仰的寶藏。但是它只是一種指標，因為我們還是要依靠自己的腿去走路。

不錯，現在有許多教會並沒有在真理的內容上作領導。因此，我們只得依靠着自己。它們像是一種沒有用處的指標，因為它們上面的標記已經很模糊了。這一類的教會，還可以成爲耶穌的教會的一部分，只要它們的教友能向他們的教會要求他們應得的領導。這又可以顯出要做教會的一個真正教友，就得向那現有的教會作一種抗議的表示。

在這裏，我們對於祈禱也要說幾句話，因為，基督徒生活的實質對我們是

否具有實在性，就全仗着祈禱。祈禱原是一種態度和動作，它使我們與整個基督教的過程發生最密切的關係。它表示我們是認真的感覺到我們所面對着的，不只是我們自己的長處，也不只是基督教的原理和理想，乃是基督所表示的上帝；向着他，我們都要稱呼父親。祈禱也許和心理的集中是很有關係的，它使我們對於現實更有把握，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很好很有用的效果。但是它的本質還不是這些，因為祈禱根本是我們立意要與上帝見面，並且發現他的旨意之動作。

有些人會反對說，他們從來沒有在祈禱中真正聽見上帝說話。但是他們確實沒有麼？若是他們的意思是說，他們在祈禱中沒有得過關於上帝的奇特的顯示，那我們只是申述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督徒的經驗而已，因為上帝顯示他自己的正常的途徑，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間接的途徑。

在祈禱中，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別種東西，那就是要對於上帝的實在和他對於我們的呼召，得着更確實的把握。祈禱不是一種方法，使我們對上帝的存在來作許多奇異的發現，而是使我們能確實曉得我們與上帝發生關係，並且能找出他對於我們生活的旨意。惟有在祈禱中，基督教的真理不是空洞的，而是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

因此，祈禱最基本的，不是專門陳述我們自己的願望和需求，而是我們把自己完全交託給上帝。耶穌所說『不要遵照我的旨意，而要遵照父的旨意，』乃是一切真正祈禱應具的形式。在那個形式之下，懇求式的祈禱才有真正的意義，因為祈禱不是幻術，專事利用上帝以成全我們的企圖，而是向天父打開我們的心門，說着『如果合乎主的旨意。……』

聖經，教會，和祈禱，三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我們不能撇開其中的任

何兩項，而對其他的一項有所認識。聖經若是沒有教會和祈禱，便成了一本歷史教科書，而不是一本與現代生活有關係的書了。教會若是沒有了聖經和祈禱，便成了一種沒有使命的陳腐的機關。祈禱若是沒有聖經和教會，便成了幻想和幻術，這三項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它們都是以耶穌基督為共同的根據。耶穌是聖經的中心，教會的主宰，人和上帝團契的創始者。

六 基督教集團的任務

基督教集團的主要任務，和它對於世界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真正的形成一個基督教的集團。因為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最可惜的就是一方面有一羣鬆懈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却有了組成新的集團方式的強烈的要求，而基督徒的集團却不存在。今日的基督徒並沒有結成一個真正的集團，而那些實際影響將來世

界的集團，又不是含有基督教性質的。要等到基督徒發現他們的信仰是一個建立集團的信仰，而那班建立集團的人又發現人類真正的集團，要以信仰一個超人類的集團為基礎，我們才能希望跳出現在的混亂的漩渦。

因此，基督徒的任務是要從自己的家裏做起。要使世界基督教化，我們必先使基督徒的領域基督教化。要想得着權利，把個人主義從社會制度裏消滅，我們必須先在基督教教會的範圍中將個人主義克服。要向國家或社會提醒上帝所賜予它們的使命，我們必須先提醒我們自己和我們基督徒的同道，使能明了上帝所賜予我們的使命。

第一，我們並沒有一個基督徒的『集團』。我們因為慣於把基督教當作一種個人主義的信仰，所以我們差不多完全將基督徒結合的意識和新約中對於『教會』闡述的真義都失去了。教會這名詞，在我們的腦子裏所產生的各種印

象，就是一座莊嚴的教堂，一個牧師在臺上向一班雜色聽衆講經，或者是某個教堂的會衆。但是，這些和新約中所指的教會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因爲教會的原意就是集團，這集團包含着所有從基督而認識上帝的人們。我們已經說明過，教會不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種附屬品，而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種重要不可少的成分。可是我們對於它所代表的集團，必須加一番縝密的研究。

教會的原文 *ekklesia*，是從一個動詞得來的。那動詞帶有號召的意思。所以它正表現基督徒的蒙召和基督徒的集團是同樣事物的兩面。一個人因爲被蒙召了，他便進入了一個集團；而且那個集團並不是在個人以外的東西，如同一班志趣相投的人的一種結合，而是上帝在世上工作時必取的方式，正如上帝當初是和一個民族發生關係，他現在是和一個集團發生關係。同時，這集團的結合，比當時以色列民族的結合還要密切。

這種結合是如何的堅固和實在，只要我們想一想那些用以描摹它的詞句就明白了。有人將基督徒的集團比作一個身體，這身體上的各肢體都是互相依賴的，而且也依賴着它們的中心。這整個的身體要大於各肢體的總和，因為這身體便是基督自己的身體。再有人將基督徒的集團，比作一個新的『民族』，或者如同第二世紀的時候所說的，它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和野蠻人以外的『第四種民族』。

所以，我們要矢忠於這個新的集團。我們要以這個集團的關係、而不以現有的其他各種集團的關係來轉移我們的生活。與這個集團發生關係，便是與一個超越一切國家，種族，階級界限的團契發生關係。它使我們和那些屬乎別的國家，別的種族，和別的階層，而具有同樣信仰的人發生聯絡，它也應該使我們對於一班基督徒同道所屬於的各種集團的態度上發生深刻的影響。

這種很顯明的基督徒的結合的意識，結果是怎樣呢？它是逐漸的減少了。譬如在羅馬的天主教的教會裏，它便和教會的組織混雜在一起，弄得很模糊了。在抗羅宗的教會裏，它便被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所埋沒了。天主教本身對於教會的一體，原有一個很偉大的理論，而純正的抗羅宗對於教會的集團的信念原是很堅定的；可是這兩者都受到時代中某種精神的影響：前者是受到羅馬外表組織的影響，後者是受到現代主觀主義的影響。

在今日的基督徒當中，對於基督徒的集團確實是有一種新的渴望。當我們看到現代的精神自我主義所產生的惡果，和它所引發的極強烈而且極不可避免的集團主義的反響，我們才開始準備改變我們的方向。密勒先生（譯者按：卽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主席）曾說：「後代人所渴望者，是以集體的方式而非以個人的方式來改造社會。」在今日看來，這段話比他幾年前寫的時候還要真

確。可是這還只是一個起始，只是一種渴望。要使這個普世的精神運動的紀律在我們中間普遍起來，要使我們在意識上覺着我們對於這個基督徒的集團的忠心是高於一切，事實上還差的很遠。至於相差還有多少遠，一方面可以從我們對於一般教會的分裂，尤以對於教會所受的國家的，種族的，和階級的牽制，所抱的冷淡的心裏看出來，另一方面又可從我們在信仰方面所表現的那種驚人的個人主義傾向中（如同我們曾可說，『我自己覺得』怎樣，而不願說在聖經裏，在活的傳述裏，或是在今日教會的呼聲中，基督徒集團的共信是怎樣，）看出來。

第二，我們沒有一個『基督教』的集團，因為那些自命為基督教的集團，並不是真正以服事上帝為唯一的目標。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它們已慣於服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人。當然，它們是願意服事上帝的，不過它們同時也願意

服事它們的國家，或是現有的制度，或是『進步』，或是『德謨克拉西』（當然還不止這些。）這好像都值得讚美。安息日豈不是爲人設立，而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麼？基督豈不是來給人生命，並給人更豐富的生命麼？好像由此可以推論說，若是教會能給一部分的時間服務這幾方面，那教會就盡了它應盡的任務了。

然而問題是，服務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錯，教會和救主基督一樣是要爲世界服役的。可是它不是要依世界的旨意來服役世界，換一句話說，它服事上帝和它服事世界，並不是兩種不同的任務。兩者都是服從上帝，因此服役世界，原是依上帝的旨意來滿足世界的需要，而不是依着世界的旨意。基督教集團服役世界，是以上帝爲唯一的領導者。若是把這一點忘記了，若是教會與其他的勢力發生了勾結，無論那勢力的本身是如何的好，如何的有用，教會就把它的

生存的權利出賣了，將它的鹽的功用失去了。因為，它適應了世界以後，基督
 教集團便愈弄愈不適切，和沒有力量。若是從它的口中，我們聽不到上帝的聲
 音，而只聽到巴比德或希特勒的聲音，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或者是客廳裏
 的共產主義，那我們這樣的教會有什麼意義呢？若是我們要聽這一類的聲音，
 我們實在有很多其他的機會。我們對於教會所尋求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
 現在的境遇之下，上帝對於我們有什麼使命。

關於教會是上帝的工具，還是人的工具這個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
 日德國抗羅宗信徒所感受的衝突。這衝突很清楚的表現，教會是否應對於其真
 實的基础採取不妥協的態度，還是抱着一種兩重的態度，一半矢忠於上帝，一
 半矢忠於其他的『對象』，實在是一個與生死有關的選擇。因為若是教會選擇
 了第二種態度，那末，除了國家已經認定的以外，它不能有什麼貢獻，那它的

存在便是多餘的了。

德國的情形雖然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說明今日基督教的集團是如何的不穩固，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例子。反之，在所有的國家裏，教會都感受着同樣的危險。因為基督徒都讓他們的共同的信仰，變成了一種基督教真理與其他來源完全不同的哲學的混合物。我們今日若是沒有真正「基督教」的集團，那原因就在於我們並沒有充分的相信耶穌基督，讓他去支配人類的命運。

因此，基督教集團現今的任務不是要更深的和世界發生聯繫，而是要重新發現自己。它必定要明白基督教集團的意義，然後才能進行改變四圍的世界。它必定要在種族，階級，和國家的分裂的勢力之下重新確立它自身的世界性，而且要很勇敢的去實踐。它必定要喚起並發動在它中間的那些隱藏的建立集團的力量，同時也要證明這些力量實際上是超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種

族與種族的分裂的界限的。它必定要向一班的教友挑戰，使他們不只是個人成爲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團體中的一員；這個團體不是某一個教會的組織，而是（或者應當是）有組織的教會所反應出來的。這種意識含蓋着一種團結的心，一種共患難的志願，一種在任何情形之下，雖是戰爭革命，也不願和其他的基督徒同道斷絕關係的決意，同時還含有一種謀求教會合一的熱望。

再者，要恢復基督教的集團，就是要接受基督全部的領導，對於其他任何的傾向都要加以拒絕。所謂全部領導的意思，包含着兩個信念：第一是，讓一個最高的實在來支配整個的人生。第二，這個最高的實在並不是以個人的主觀評斷，而是以客觀的真理爲其真實性的依據。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敎集團，不僅僅是一班人在他們所發現的其他的「對象」之上冠以基督，乃是以基

督爲中心的指標，感覺他們和他中間有密切的聯繫，而願意讓他來評斷和領導。

恢復基督教集團雖然是今日基督徒最先而最迫切的任務，但這並不就是他們唯一的任務。不錯，我們要特別提醒這個世界對於上帝的責任，而且爲要遏止它抬高自己的情感和偶像，還要使它常常顧到上帝的權威和人類的缺欠。可是，這不是說，基督教的集團應該和世界隔絕，使它本身成爲一個目的。它和世界的關係，應該和鐘擺的動作相彷彿。基督教的進入和退出世界，正如呼吸的對於人體是必需的，而有節奏的一樣。在某種必要的精神情況之下，它也許應該退出世界。它如此行的時候，乃是要準備着更深刻的和更有效的進入世界的生活。

在應付世界大事的時候，基督教集團自然不應該和任何一種的經濟，社

會，或政治制度打成一片，而只是簡單的加上一個標記說，這是唯一合乎基督教制度的。它這樣做的時候，它便不合乎基督教了，它也不成其爲一切集團之上的集團了。可是，要忘記人類的缺欠，或人類的罪惡的現實去創立一個烏託邦式的制度，那更不是它的任務。它所能做，而且應該做的，是比這兩種都難，那就是具有先知之明，來談論現有的各種問題。

『先知』這兩個字，因爲被人濫用，已經將它的鋒芒喪失了。但它所代表的既然是我們應該急於重新發現的，我們就不能讓它成爲一種平凡的俗套。嚴格的說起來，它所指的自然是舊約聖經中所謂的先知。它的意思是一種帶有權威的使命，因爲它是從一班專心一志去發現上帝旨意的人而來；它也是具體的，因爲它是和某種歷史的境遇聯繫着的。所謂要教會具有先知之明說話的意思，就是要它不要帶着政治的意味說話，（以它本身的利害，或是以它所在的

國家和社會的利害作根據，)或者是說空洞的話(以某種理想爲根據)，而應當以它在聖經和祈禱中所發現的上帝的啓示爲根據，來向世界說：它相信上帝對於此時此地的旨意是什麼。

但是要完成以上的任務，教會需要更認真的運用它已有的工具，以達到這目的。要具有先知之明的說話，並不是旋作旋輟的說話。我們要將聖經加以新註釋，來作基督教倫理的共同的根據。我們也要澄清我們的倫理思想，將那滲雜在內的屬乎政治的世俗成分排除乾淨。因爲這個原故，那在牛津大學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大會中，對於現代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所採取的新的共同的觀點，是基督教集團的復興之最有望的表現。

教會不能上那意見衝突的舞臺，但是它應該促使教友去上那舞臺，並且幫助他們以教友的資格，不以個人的利害和傾向作基礎，對政治和社會的問題去

下決斷。既然是一個『基督教』的集團，它就應該供給各教友以材料和基本的認識與信念，使他們能下合乎基督教信仰的決斷。既然是一個基督教的『集團』，它就應當使他們常和其他階級，種族，和國家的代表發生密切的接觸，藉以幫助他們克服團體的私見。

一個基督教的平信徒，實在就是教會在某種職業界中的一個使者。我們想想，如果在政治界和金融界，在外交界和商業界中的基督徒能感覺他們的任務，乃是受了普世的集團的委託，這個集團不僅是用最高的理想來鼓勵督促他們，也是藉着共同思想，共同祈禱，共同行動的力量來維護他們，那末世界會成一個什麼樣子？

這樣，基督教將再成爲世界的鹽了。在法國和德國的基督徒，或是在日本和中國的基督徒如能感覺他們同是屬乎一個共同信仰的集團，他們對於這些基

基督徒同道所在的國家的態度也將加以修正，並且要設法使這些國家間的關係能反應那超國界的集團的實在。種族和種族，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若是一個人真能明白在基督裏和別人發生關係是什麼意思，他就不能把他們，或是把那些和他們同種族及同階級的人當作壓榨和恨惡的對象看待。

除了爲這基督教集團做先鋒以外，沒有什麼是今日基督徒更迫切的工作。既然是先鋒，他們自然應該感覺着他們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他們所代表的軍隊而探求。換句話說，他們的任務不是要在教會以外，去形成一個人爲的基督教集團。既是先鋒，他們只是要盡量的探求各種的可能，而替他們的基督徒同道尋找一條出路。可是，做先鋒的會嘗到首先發現新地的大喜樂。

我們不敢而且不能說一個復興的基督教集團會產生什麼驚人的奇蹟，將我們現今世界上的各種問題都加以解決。那些真正相信這些奇蹟有可能的人，或

是相信它們對世界的問題能作最後解決的人，最好還是在別處去找『出路』。可是，那些明白大多數的社會和政治的革命無非是將一些老的問題加以新的申述的人，便會願意來試試這較慢而較徹底的路子。

歸總的說一句，主要的問題還不是成功和實用。比那爲這世界的困難謀一解決的辦法還要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應上帝的選召。這樣，我們又回到前面所說的問題了。基督敎集團的最大的任務，是要結合一班願意以終生獻給上帝的人。只有這樣，它才能真正服役這世界，因爲只有上帝能肩負這世界的重擔，使它全部復興的日子到來。

(完)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非 常 時 的 認 識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使讀者從歷史的指示，國際的現勢，人民的自覺，宗教的信仰，實際的經驗等各方面，去對大時代作正確的認識，使這認識能幫助他們更勇敢地負起大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第一種 |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 吳耀宗著 |
| 第二種 | 被壓迫者的福音 | 謝扶雅著 |
| 第三種 | 中國抗戰與國際現勢 | 胡愈之著 |
| 第四種 | 國外民衆怎樣幫助中國 | 鄭麥逸著 |
| 第五種 | 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 | 王一鳴著 |
| 第六種 | 民族解放的故事 | 胡仲持著 |
| 第七種 | 抗戰中的無名英雄 | 劉良模編 |
| 第八種 | 抗戰中的青年 | 錢國寶編 |
| 第九種 | 怎樣服務民衆 | 劉良模編 |
| 第十種 | 基督教會與經濟制度 | 應元道譯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二 類

非 常 時 的 基 督 教 運 動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有的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等問題，以及基督教本身修養與訓練，加以探討與敘述，使讀者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中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第一種 | 基督徒與救國運動 | 沈體蘭著 |
| 第二種 | 基督教與和平運動 | 徐寶謙著 |
| 第三種 | 基督徒與聯合陣線 | 未 定 |
| 第四種 | 國難期中的基督教運動 | 孫恩三著 |
| 第五種 | 基督徒與戰時服務 | 梁小初著 |
| 第六種 | 基督徒與極權國家 | 余日宣著 |
| 第七種 | 國難期中的靈修 | 陳文淵著 |
| 第八種 | 經過烈火的洗禮以後 | 邵鏡三編 |
| 第九種 | 國外基督徒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 吳耀宗著 |
| 第十種 | 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 | 江文漢譯 |

非時叢書第三類

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現行許多思想的態度方面。其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種第一 | 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 應元道譯 |
| 種第二 |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 張仕章譯 |
| 種第三 | 基督教與法西斯主義 | 應元道譯 |
| 種第四 | 基督教社會改造理論的批評 | 徐寶謙著 |
| 種第五 | 基督教與合作運動 | 張仕章譯 |
| 種第六 |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 張仕章著 |
| 種第七 | 基督教的合一運動 | 劉廷芳著 |
| 種第八 | 巴德宗教思想評述 | 趙紫宸著 |
| 種第九 | 基督教與新心理學 | 陳文淵著 |
| 種第十 | 基督教與新物理學 | 涂羽卿著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二 類 第 十 種

基 督 徒 學 生 的 人 生 哲 學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原 著 者 杜 甫 德

譯 述 者 江 文 漢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總 經 售 香 港 聖 書 公 會

香 港 皇 后 行 二 樓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二 分 另 郵 加 費

Emergency Pamphlets, Series II
On Christian Faith in Action, No. 10
Students' Philosophy of Life

By
Visser t' Hooft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ole Agent
THE 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Queen's Building, Hongkong

12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Nov., 1938

24

449152

449152